

雙鍊

著 琛 羅

雙

羅
琛
著

練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誌

宋發祥夫人，我之好友也，不幸已逝世；然而賢母之風範，傳在人間；熏陶賢德者，不止其子若女；余持此書以陳情於夫人，夫人不朽，余亦染得榮光矣。

廿三年三月三日 譚於北平

註：

我國文學上之專名甚多，書則有典謨誥誓命訓等等，詩則有風雅頌比興賦等等，史則有禮表傳詔疏等等，此外志曰譜曰考曰記曰奏曰遺曰銘曰箴曰錄曰誦曰論曰辭曰評曰議……其冠於一書者，曰序曰題；殿於一書者，曰跋曰書後；專名之多，不勝枚舉，兩獨缺少一字。

西國習尚，著作人對於親族或朋友，無論尊卑貴賤存亡，各有欽佩或感激之心，或有深摯之愛情，則於書端冠以一文；此文有一專名，法文曰 *Dédicace*，英文曰 *Dedication*，其意似近於陳情；我國缺少之一字，即此字也。曰題曰跋，他人對於著作人而立言，缺少之一字，乃是著作人對於他人而立言者也，今欲添補此一字，覓遍康熙字典，殊不能得適當者；徐志摩先生，彷彿欲以獻字譯之，似仍不甚適當；無已，其以讓字代之，可乎？讓者，表彰之謂也，表顯之謂也；集韻類篇註曰讓也，則又有贊揚之意焉。

凡用一新字，其形其義，宜不易與舊字相混；康熙字典有讓字，以陳情表三字解釋此讓字，殆可近似矣。余之雙練既脫稿，欲陳情於我之故友宋發祥夫人，故爲夫人作此誌。

自序

本書方脫稿，蒙多友索閱，猥承獎譽，僉稱余於中國男女家庭社會之情形，知之深而言之切，並以余自幼長於異邦而驚爲難能可貴。

余曰不然，人之所殊者爲色，心情則一焉，不以黃白紅黑而殊焉。今人勸言東西道德法律不相容，殊不知東西之人既皆爲人，則心皆爲人之心，情皆爲人之情，所不同者祇枝節及形式，其根本與精神，則二而一者也，以心付心，以情傳情，何難之有。

現今大文家耿辣氏（J. Conrad）母籍與余同，余以中華爲第二祖國，彼以英吉利爲第二祖國；論者謂彼描寫英國社會情狀，淋漓盡致，勝於純粹英籍之英人。余曰，與其謂爲見之明，無寧謂爲言之真。文家猶美術家，不言則已，言則必有其收穫，且其所言應純出於心與情，而不受任何方面之驅策，曰真而已矣。余文不能比耿氏於萬一，惟真之一字則相同。

本書中之主角爲馬義保，若義保而爲歐人或美人或非洲人或印度人也者，在彼環境之中，必生

同一之結果，固不限其爲華人也，文家哀人之所哀，亦樂人之所樂，故言之每能明確；無他，真字驅策之耳。

余歸華在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，而華文語，迄未深造，此爲余所最自愧恨者。前所出版之「戀愛與義務」係用語體，全賴趙祖欣先生之功；「他與她」係用文體，則是余丈夫之手筆；今出此「雙練」，又用語體，丈夫又有力焉。

章首章尾所參錄之古文詩詞，亦係丈夫所撷拾，猶畫家渲染點綴之道耳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一日 羅琛序於北平。

雙練

一

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

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淚下

陳子昂 登幽州台歌

北京城裏正是寒光滿地的嚴冬。著名的民聲報主筆馬匡，午餐剛纔吃完，僕人走到面前，遞上一張名片，署名神父文生。
馬匡說：快請進來！

雙練

一

僕人急忙向那客人等候底院子裏走去了。

閣家人們，都明白這次拜會，含有重大意義，因此，馬夫人和孩子們，都起身，迴避這位貴客。

北京的住家房子，無論大小，都是四盒格式，南北正房，東西廂房，中間一個院子，只是中等的家宅，大的呢，既有前院，又有後院，或者還有中院，街門呢，總在房子的左邊，他們說，左邊是吉利的青龍，右邊是不吉利的白虎，馬宅是一座很大房子，南北成爲對勢，東西亦成爲對勢，而且前後兩院，仍是對勢。

馬君親自出去迎接那位客人：

神父光臨，實在不敢當，真叫我榮幸之至。

文生點頭說：

倒是要請您恕罪；我來得這麼早，我怕與您相左，所以趁着午飯底時候，做一個不速之客。您可吃過早飯沒有呢？馬先生，我來得真太唐突了嗎？……

——您未來之前，我們早已吃罷了，您呢？您用過飯了沒有呢？

——老早吃過了；我們吃飯底時候，是按照中國舊時習慣底；唉！現在人們都改變了；你們到日中纔吃早飯，日落纔吃午飯，這是你們歐化了嗎？我們却愛老中國的好習慣，午前十一點就吃早飯，午後六點吃晚飯，夜裏睡得早，清晨亦起得早，這個老中國，如其永遠不變，豈不是很好嗎？

馬先生回答世事變化，和地球運行不息一樣；那是攔擋不住底，我們也應當跟着別人，一同進步，文生說是呀。

他們談話時候，僕人在炕的左邊，收拾了上座，以便款待上賓；幾張凌亂的報紙，幾分鐘前，主人纔看過底，急忙的收拾去了。

靜默無言之中，照例端上兩杯滾燙的熱茶，茶葉，是照中國舊式，放在蓋碗裏，單泡底；蓋碗還連着托子，這次用底，是上等茶葉，兩隻碗裏的葉子，多少不同；主人碗裏底，比客人碗裏底少，原來馬宅有三種茶葉；馬太太雖有許多僮人，這件事卻由她自己料理；最賤葉子，是家常用底，中等的，款待常客，最貴的留作款待稀客和貴客。

僕人老周，善承意旨；主人有相見色，便可使他知道來賓的身分。他外面唯唯聽命，有時卻攪問主人的家事，這次拜訪底目的，他也知道了。

他收拾書報底時候，細心把那聖經，依然留在主客談話底一張桌上，而且放在最顯明之處。他曉得，主客二人，一忽兒就要談到這本書上；並且他預料這本小冊子，對於主人，或竟對於主人全家，都能有極大的關係。

二人一邊品茗，一邊談心。文生很熟悉本地風俗和禮節；他喝茶時候，嚙着嘴，慢慢嚙下去，很像一個精於品茶底人。

——您們的茶葉真好，氣味真不錯！

的確，原來這種國色天香底苦汁，文生多年底習慣，早知牠是別有風味底。

他睜眼，向屋裏周圍一瞧，眼光正落在聖經上面，心滿意足，唇邊堆着不可捉摸底微笑。這微笑，雖然經他藏起來，但他臉上，總還帶着得意洋洋底氣色。

他不想劈頭就說到本題；他知道在中國地方，若要達到一個目的，必須曲折進行；所以，他開口便

問些家常小事。

——馬大人，您有幾位孩子？

馬匡恭恭敬敬回答：

請您不要稱我大人，我實在不敢當這個尊稱；我只有一个小孩……

文生說：我纔進街門時候，看見幾個孩子呢！

馬說：啊！是的，那是我的女孩，我有三個女孩。

文生聽着，不禁笑了一笑。他知道中國舊習，女孩子是不算數底。

——剛纔你說一個小孩三個女孩；在我歐洲人家，總說「我有三個女孩和一個男孩」，我知道中國不然，男孩子比女孩子貴重得多……

馬說：我亦很愛這些女孩子；不過，有了一個男孩子，我們的人家，就像樹木有根；女孩子像是一種裝飾品，譬如花瓶裏底香花，不耐長久；她們一經出嫁，便是別家的人，男孩子是永遠不離家庭底；我們有個男孩子傳家接代，也就與世常存了。

文生聽到末幾字，心中沈吟半晌：耶教的與世常存嗎？還是異教的與世常存嗎？馬匡既然不久就要受洗禮，做教徒，想必是我們的與世常存了。

文生心裏，雖然這樣想，却以爲不能說破，不如說些閑話，方能得到圓滿目的。

文說：您的報紙，辦得很順利嗎？關於政治，您得着好的新聞嗎？近來您作些什麼文章？著些什麼書？馬說：報紙銷路，越來越廣；政府消息，越來越壞；我最近文稿的標題是「如何救得中國，如何防禦外侮」，不久就要脫稿底一本書，叫作「世界宗教」。

原來馬匡是個極有才幹底新聞家，民聲大日報的總主筆；報紙文稿之外，他又做幾部書，也算是重要著作；這些情形，文生知道得很清楚。

馬說：我在報紙上發表底意見，和書中寫底東西，都是死文字罷了，人家固然讀一讀，可是他們懂不懂呢？就是懂，他們相信嗎？我現在對人對己，都是懷疑了；有時，我真灰心了，我要努力去幹，但是幹什麼呢？怎樣做去呢？我常常這樣問自己。

文說：你怎樣知道人家不聽你的話呢？我知道你的才幹，你的重要以及你的成績，我卻毫不懷疑；

啊！是的，你能努力，自然對於貴國同胞，有很大影響。你的同胞，差不多就是我的同胞。中華是我的第二祖國，我愛中國和中國人。我以為信仰宗教，可以聯絡全球民族；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，世界上任何民族，同奉一種宗教，同奉這種獨一無二底宗教，可使世界大同，與天地常生。馬先生！以你的信仰，以你的才幹，並且大筆如椽，一定能使那些生活在黑暗裏底靈魂，見着光明。

馬匡忽然站起來，像有彈簧推他，彷彿要試試他，是否有此能力，能否做到這一件大事。他的心，十分感動，顫着嗓子說：

啊！自然！要救民衆，我願犧牲一切，願犧牲我的靈魂和性命。
文生也站起來，做出預言家底模樣，用他莊嚴堅強的聲音，說道：

人生有無成績，完全要看人心是怎樣；若使人心不能上進，沒有一條光明大路，引到高尙之域，這些人，不算生存着。人壽幾何，在此極短促的數十寒暑之中，我們應當好好籌備，使得我們將來，身雖死而心仍常生。

文生口角生風，真像天花亂墜；中國話，練習多年，說得惟妙惟肖，俗不傷雅；並且中國的人情風俗，無不澈底熟悉。馬匡雖然不懂法國話，而聽到這番娓娓動聽底妙論，那有不怦怦心動底呢。

他們從新坐下，彼此沈思半晌，神游於不死不滅之將來。但是，此之不死不滅，未必與彼之不死不滅相同呢。

馬匡的心緒，很長亦很多，多像柳絮一樣，長像繭絲一樣。馬匡先任牠縹緲飛揚，再拏牠分門別類，終究歸納到一點，這一點就是「如何救國」四個字。

文生胸有成竹，如何對付，早有準備；只須機會一到，便是口如懸河，針鋒相對。

兩人你言我語，在表面上看來，似能互相了解；標題既然相同，議論亦歸一致；天是萬物之主宰，凡是敬天聽天之人，都能夠得到善報。

善報嗎？是的。但是，他們兩人心中底善報，並非是一樣底東西。

文生心中底善報，是在另一世界，在永遠不滅底天上。馬匡心中底善報，是在人間，就是人民生於斯，死於斯，托命於斯底世界。

馬匡以爲：設使我們敬天拜天，信仰這個惟一的主宰；那末，大造好生之德，就要輪到我們身上，我們就可以駕乎他人之上。

.....

文生起身告辭。在這個當兒，他們選定了洗禮底良辰，就是七月七日；到那一天，馬匡全家，都要做教徒了。

這件事，是馬匡自己決定底，用不着與別人商量；他是一家之長，誰也不能反對；將來旁人的譏笑，自不能免；但是，只好背後譏笑罷了。

受洗日子所需底禮節，應有盡有；文生早已預備了；代父代母，亦都選定了；沒有一事不順他們的心。

馬匡送了文生出門，返身回到客廳。

文生來時，帶來一個小包，放在桌上，面上寫明「謹贈馬先生合第。」

那是一點禮物，送給新教徒底。在文生面前，他照規矩沒動這個小包，只向文生道了個謝。文生既

走，他把小包打開，裏面底東西，原來是三個聖像；一個是心像，聖主獻給世人底心，鮮血模糊的露在胸前；一個是身像，釘在十字架上，爲世人而犧牲一身；又一個是嬰像，嬰兒時底聖主，坐在聖母膝上。

馬匡仔細看了多時，最後，在三像之中，自己檢了心像，拏起來端詳好久，纔把牠挂在牆壁上。面挂好之後，又仔細看了一番，彷彿神力逕直透入他的心靈；他想，就是他自己，也備一個血心，要獻給國家和民衆。

馬匡細看包外底字，猜知文生意思，是要他們全家信教，這卻正合他的本心。

挂像底地方，原挂着幾句格言：「未知生焉知死，」「佛佛心心，」「努力崇明德，」……現在這些格言，一筆勾銷，讓位於新來底聖主了。

馬匡挂好了心像，便將其餘二像，交給夫人；又說：

你隨便擇取一個；餘一個，留給我們兒子義保。

她一句話也不說，臉上帶着不高興底神色；本來，她不愛這些奇形怪狀；末了，她發現了這張母像，

彷彿與觀音相似，也變歡喜了。但是，她又怕得罪了觀音。

馬匡平素稟性公平，待己嚴，待人寬，所以他的言論，人家都能服從。

此時，他對夫人說：我們都要奉教了。

她也知道無可挽回，並且她以為，三從四德是婦女的天職，家主之意志，就是全家的法律。不過，馬先生若把全家入教底計畫，一一先與女人商量，恐怕她不免發生反對的論調呢。

她原來與一般婦女相似，保守成性，最怕改革，尤其是這樣底改革。平白地請了一位外國先學到家裏來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她的眼光裏，那般教士，雖然說底是中國話，穿底是中國衣，吃底是中國飯，究竟他們還是外國人；他們的神，對於他們，自然是好的；但是，我們中國人，那能依樣葫蘆底摹仿呢！

馬太太的腹誹，不敢向丈夫說破，馬先生叫她怎麼辦，她只是悄悄聽着，聽能拿着聖像，走到自己房裏去了。

數日後，就是洗禮底良辰了。

閉門靜坐，她想在這幾天，也許有個佛力，來轉移丈夫的心意；有時，她又反悔，爲什麼，事前沒有反對底勇氣。

舊道德在她胸中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破；叫她反對丈夫，或叫她改教，一樣困難。

她向丈夫指定底地方，瞧了幾回；這地位，原挂兩個佛像，就是她所信仰崇拜底如來和觀音。

她真不懂，爲什麼，丈夫信仰一個新聖，便把先前信仰底舊聖，全忘掉了。

她在房裏，眼睜睜底，看那壁上，儒、釋、道三教之廟，老子居左，孔子居右，佛的位置居中，並且更高一點，頂上週繞圓形寶光，冒着火焰，足下托着許多荷花，在這些神底面前，有一張香案，擺着幾隻上供底碗。

有時，她想鼓起勇氣，把她的意見，直告丈夫；但是一見丈夫，勇氣就飛散了。

因此，她只能天天盼望神力來轉移丈夫的心意。

一天過去又一天，總不見神力發生，轉瞬已到洗禮日子，眼肥肥底看着馬氏全家受洗，老老小小，